

祁淑英 著



废墟

——女记者与大地震

废墟

女记者与大地震

祁淑英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废 墟

——女记者与大地震

祁淑英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11.25印张3插页215千字

1988年3月第1版198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9,250册

*

ISBN7-5059-0214-8/I·135

定价：3.00元

目 录

上 卷

第一章	在列车上.....	3
第二章	生日宴会.....	20
第三章	飞向唐山.....	35
第四章	震儿出世.....	56
第五章	母亲的“追悼会”.....	76
第六章	机场献血.....	87
第七章	快乐的外祖母.....	111
第八章	震后通车.....	130
第九章	他与我诀别了.....	147

下 卷

第十章	废墟上的寻觅.....	163
第十一章	十月的歌声.....	174
第十二章	“错！错！错！”.....	194
第十三章	他回来了！.....	211

第十四章	魔布，飘走了.....	249
第十五章	新婚之后.....	287
第十六章	他又去了.....	319
第十七章	地 问.....	348

上 卷

第一章 在列车上

1

丙辰年农历七月初一。

那是一个晴朗的盛夏早晨，我仓促地结束了煤都唐山一周的采访，衣袋里装着爱人的催归电报，急匆匆地踏上了直达S省会的快车。

在拥挤的乘客中，我好不容易在六号车厢找到了一个座席。只听汽笛一声吼叫，列车缓缓开动了。伴着列车车轮有节奏的滚动声，我耳旁似乎响起了开滦煤矿那高耸天际的绞车的轰响声。那大块大块的乌金，随着绞车的飞转，飞向世界各地。美丽的唐山，我亲爱的故乡，好一幅多彩多姿的画卷，它宛若一帧美丽的母亲的彩照，时时刻刻嵌在我心中。

此次唐山之行，我采访的是丰滦煤矿女工程师丁丽英。

此时，丁丽英的肖像浮现在我的脑海——她戴一顶白

色的塑料安全盔，身着白色帆布夹克，尽管身孕已经八个多月了；但她出现在新建的竖井工地上，却象一只欢快的白色鸽子，飞来飞去，那样生气勃勃。她与我同年，算来已满四十岁了，她由苏联煤矿学院取得副博士学位留学归来，也已经十五年了，可是，看上去她还是那样年轻。对于社会现实，她有着深深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，但她还是用自己的一双手，为煤矿建造竖井，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。她说，历史要前进，生产要发展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。我所从事的一切，只能服从于和服务于这个规律。

开滦煤矿一个又一个新的竖井拔地而起，绞车飞转。输送泵把乌金吸上高空，送上列车。一车车乌金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放射着耀眼的乌光。隆隆飞转的绞车，呜呜呜叫的列车，带着女工程师和千万矿工谱写的旋律，演奏着动人心弦的奏鸣曲……

我倾听着那动人的立体音乐的合声，心醉神痴。美丽的唐山，我亲爱的故乡，你的胸怀是那样富有，你的感情是那样醇厚！

2

列车把晨雾剪开。车窗外，现出一道醉人的彩霞。啊，那是由凤凰山升起的美丽的彩霞，象是在欢送 匆 别 的 亲 人。

看着这色彩斑斓的彩霞，我不由缅怀着重怀山下的少

年时代，它是那么值得回味留恋——

我少年时代的朋友啊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还记得凤凰山下那棵合抱粗的大柳树吗？就在那柳絮飞扬，绿草如茵的季节，我们嬉戏在大柳树下的草地上，头枕着一束野花。那当儿，我们象是一对自由自在的小鸟，栖息在那绿茸茸的草地上，那芳香的空气，那温暖的春风，还有那柔纱般的柳絮，都是属于我们的呀！你和我面对着辽阔无垠的月空，倾听着陡河流水哗啦啦的夜谈，我们畅谈着各自的理想。你说，人为什么活着？应该怎样活着？要弄个明白，不能糊糊涂涂地过一辈子。不久，你带着这个人生的命题奔赴朝鲜，成了一名荣立战功的军医。就是你那令人瞩目的战功和那令人可敬的军籍，却成了我们永远不可逾越的“天河”……然而，你那山峦般伟俊的鼻梁，那眉宇间过早皱起的刚毅的“川”字，那双长着美丽的长睫毛的眸子，连同那闪烁着冷酷神色的面庞，却顽固地镶嵌在我的心头。

我的表姐——华新纺织厂的一位纺纱工人，后来成了这位转业到地方医院当了院长的军医的妻子。表姐和她的小女儿莲莲就在昨天这个时间，陪我游览了凤凰山公园。

走进公园，我执拗地约表姐首先来到那棵饱经沧桑的古柳身旁。它苍翠依旧，面对着就象今日车窗外这般美丽的彩霞，我们半卧在古柳下的草地上，头枕着各自的手提包。

小莲莲在草地上欢快地追逐蝴蝶和小蜻蜓，我和表姐

相对而卧。我亲昵地端详着我那可爱的表姐——

表姐生得很秀气，长着一双宁静的大眼睛，配着一双弯弯的眉毛；白皙的皮肤，端正光洁的鼻子，很有魅力的薄薄的小嘴，都似乎使人窥见她那颗恬静而善良的心。人们说，我们表姐妹长得很相似。我以为我们共同从我的外祖母、她的祖母身上继承了天生光洁的皮肤和圆圆的动人的脸颊。大概就是这个缘故，那位军医，我的少年时代的朋友，和初中时代的同学，他被迫离我而去，尔后，与表姐成婚，已近廿年了。也就是这样的缘故，我与表姐的往来少了。我不愿意带着不明不白的感情插足他们的家庭生活，我也不愿意见到他。然而，近十年来，我们姐妹俩的往来却逐渐密切了，因为十年前，妈妈由S城被造反派，更确切一些说，是被那个外号称做“小精人”的造反派，给遣送回唐山郊区老家了。表姐居住在唐山市，就近可以照料她的姑妈，她的姑妈也为她照料着四岁的小和平，三代人相依为命，也宽慰了我们姐妹弟兄悬念母亲的心。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的弟弟戚汝栋时常写信劝告我，要找题目到唐山采访，一来安慰妈妈，二来感激表姐的照料，不要总是与表姐夫躲躲闪闪的。过去的，毕竟已经过去了。

我和表姐一面倾听着陡河水流淌的声音，一面断断续续地唠家常。我说，这次回家发现母亲显老了，人也瘦多了。表姐告诉我，母亲放心不下她那孙男嫡女，时常半夜三更趴在床上同她的孙男嫡女唠嗑儿。她说：“还有一件

事姑妈嘱咐我不让告诉你，说是常向你要钱的那个叔伯哥哥戚宗，十多年一直在你家房产上打主意，图谋霸去开磨坊用。那三间门房，说是土改时分给了他，你家‘反攻倒算’又把房产夺走了。上诉信写了一封又一封，据说还找了证明人。”“这个地痞欺人太甚了。”我气愤地说。

这时，小莲莲手里拿着她的战利品——一个绿色的蜻蜓和一束美丽的凤凰花，跑了过来，一头扑到我的怀里，恳求表姨给她讲故事。我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，指着那美丽的凤凰花问道：“莲莲，你知道凤凰花的来历吗？”她摇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“那好，听我告诉你——从前啊，你住的这个唐山，是个很荒凉的小山包。有一只名叫凤凰的神鸟从很远的地方飞到这里来。这只神鸟不落无宝之地，因为它看到唐山地下埋着许许多多黑宝石，所以就落下来，在这里安了家。凤凰鸟变成一个人，领着大伙开挖地下的黑宝石。黑宝石越挖越多，人们就越来越富。后来，这里的事儿被二郎神的吠天犬知道了，报告了玉皇大帝。昏庸的玉皇大帝不但不嘉奖凤凰鸟的功劳，反而斥责凤凰鸟帮助穷人是犯了天规，命二郎神下界，指鸟为石。从此，唐山又多了一座美丽的山，就是我们身旁这座凤凰山。凤凰山上盛开着美丽的凤凰花。凤凰花，是美的象征，是神鸟的化身。”

小莲莲听了，小嘴鼓得圆圆的，吻了吻凤凰花，说道：

“吠天犬坏，二郎神坏，玉皇爷坏，凤凰鸟好，凤凰

花美，凤凰山可爱。”接着，她眨了眨一双圆圆的小眼睛，问道：

“表姨，天上真的有玉皇大帝吗？真的有害人的二郎神和吠天犬吗？”

“有啊，不过他们不在天上，就在人间。”我脱口肯定地回答着小莲莲的问题。我并没有欺骗和愚弄那不懂事的孩子，我以为那害人的二郎神、吠天犬之类的东西，如今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。

将近中午，我们象孩提时代那样在草地上野餐，吃了面包，喝了表姐准备的汽水。以后，我们一同登上凤凰山的峰顶。站在凤凰亭上可以鸟瞰唐山市的市容——

此刻，蔚蓝的天幕上，没有一丝云朵。蓝天下，驰名中外的启新水泥厂，高大的烟囱，巨人般地伫立着；年产百万吨钢的唐山钢厂，烟雾缭绕，辉映着蓝天；喷涌着乌金的开滦煤矿，百里煤海，一望无际；那长长的陡河流水，象一条银链，蜿蜒曲折地伸向远方……盛夏的骄阳，把美丽的唐山照得通红透亮。唐山，好一幅壮丽的多彩多姿的画卷！我屏息凝视，不禁被那慑人心魄的色彩所倾倒，我似乎看到了百万唐山市人民共同实践着的一条真理：“历史要前进，生产要发展，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！”

回家的路上，表姐请我在一家小吃店吃家乡风味——缸炉烧饼老豆腐。三年经济困难，加上十年政治动乱，风味小吃所剩寥寥无几了。小莲莲高兴得直跳高。我们的食

欲很好，烧饼、老豆腐一扫而光。当我们抹着嘴巴离开小吃店的时候，太阳已经西下。

3

返回招待处，传达室的老大爷从窗口递给我一封来自S城的电报：

汝莲7月28日准时归来根生

难道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是正在高中读书的儿子病了，还是下乡插队的女儿……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收拾了启程的行装，借一辆自行车，赶赴南郊去向妈妈辞别。

只见妈妈的堂屋热气腾腾，她老人家拿着一只小毛刷子，聚精会神地为刚刚蒸好的白面寿桃刷红桃嘴。屋门口上方，蚊子和那不知名的小咬，飞着、叫着，聚成一团。

我那独身寡居的母亲啊，你这是搞的啥名堂？

妈妈听到了动静，回转身来发现了我，也似乎发现了我那疑惑的神情。她嗔怪地问道：

“明天是阴历七月初一，整天东跑西颠的，你还知道七月初一是啥日子吗？”

“噢，明白了。明天是我的生日呀！是我四十岁生日呀！”当我醒悟过来以后，我调皮地连连回答着老妈妈的问话，同时也明白了爱人来电的含意。

接着，妈妈唠唠叨叨地说道：“你从小跟着我这个穷妈长大，没钱给你过生日。人到四十岁年纪，也是半大老太了，该交好运了。当妈的为你蒸上四十个寿桃，图个吉利。”说着，走出屋来，掀起衣襟擦了一把汗。我赶紧递给妈妈一把扇子，妈妈没有扇凉，却挥动着扇子驱赶那恼人的蚊阵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忙安慰道：

“妈妈，当女儿的应当为您老人家祝寿，大热天，这么大年纪了，还惦着我们！”

“唉，孩儿的生日，娘的苦日！四十年前生下你那天比今几个天气热得多，你爷爷奶奶盼头大是个孙子，生下你来以后，收生婆喊了一声‘千斤’，你奶奶听了脸一沉，嘴一撇，扭身走了，一个月没进月房屋。”接着，妈妈把话锋一转说道：“你爷爷奶奶活着就好了，让他们看看我的‘千斤’成了他老戚家的顶梁柱，为父亲送了终，供她弟弟、妹妹上大学……”

我打断了母亲的话，从提包里取出了两盒点心，放在饭桌上，撒娇地说道：“明天是我的生日，是娘的苦日，我买了蛋糕、麻糖来孝敬您老人家嘛！忘掉爷爷奶奶的话吧，他二老在天之灵也会感激您为老戚家接续了香火，不光生了儿子，还侍奉大孙子呢！”

妈妈乐了，她拿起点心边往屋里走边说：“光瞎花钱，买这么多点心，大热天吃不完就坏啦！”我回答说：

“您蒸那么多寿桃，大热天吃不完也得坏了！”

妈妈拉亮屋里的灯。我急忙从衣袋里取出爱人的电

报，说：“妈妈，根生来电报了，明天我得赶回去。”

母亲接过电报，戴上老花镜，凑到灯下看那十个字的电文，刚才的高兴劲儿全没了。“赶许不是小茎遇见什么灾祸吧？”说着，抹起了眼泪。也难怪小茎是她最喜欢的隔辈人。

“看，妈妈您这是怎么啦！”我打断了妈妈的忧思。她笑了：“真是，我想到哪去了，净想不吉利的事儿！”

我有心告诉妈妈，爱人来电报可能是催我回去过生日，可是，妈妈这样热心为我张罗，我真不忍心离去，这会伤老人的心的。“孩子的生日，娘的苦日”啊，过生日正理应当留在妈妈身边，老人家今年刚满六十岁，可她已经寡居二十五年了，把我们姐弟五人拉扯大容易吗？只见妈妈背过脸去，又掀起了衣襟。她脱鞋上炕，打开了横放在炕头上的那张卧柜（那是妈妈的陪嫁），取出了一大一小两个包袱，一面解着那个小包袱，一面说：

“孩子们喜欢穿姥姥做的鞋，可做鞋打夹纸把旧布全用光了。从集上买旧布，一元一斤，实在太贵。今年鞋做得少，当姥姥的对不住孩子们。”

这时，一双双用线绳捆在一起的布鞋摆了一炕，尖口的，方口的，偏带的。外甥女四双，外甥三双，姑爷一双，女儿一双，还有我们宿舍邻居慕大娘一双尖脚的；接着，妈妈又解开那个大包袱，里面是小茎的花棉袄，小叶的黑棉裤，我的盘了精致葵花扣袷的绸布中式棉上衣，还有根生的活里活面的黑缎中式棉袄。

看着这一堆细针密线的针线活，一颗善良的慈母心激荡着我感情的波涛，我想到了世界上千千万万个慈爱的母性。我以为母性的含义就是给予，不断地给予，给予我们最深厚的赤诚的爱，然而，世上那伟大的母性呵，她们却从不以为自己是世上的给予者，献身者，她们总是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的一切，为了人类的今天，也为了人类的明天。

此刻，母亲的叨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：

“衣服连包一块拿走，这鞋给你塞到提包里吧！”可是，哪里装得下，只好又找来一只草编提篮，下面盛鞋，上面放“寿桃”。我拦住妈妈说：

“幸亏妈妈鞋做少了，再多做，我还得雇个搬运工来。这‘寿桃’也别装那么多，就要四个，一来象征我四十岁生日，二来，家里也只有四口人，每人一个就行了。”妈妈想了想说：“也好，剩下的寿桃，送给左右邻居和亲戚朋友，一来大家为你祝寿消灾；二来邻居待我不错，也算是咱们的心意。”我说：“寿桃，谁都可给，就是不兴给戚宗。”妈妈用手指指窗外，连忙向我摆手。这时，只听窗外扑通一声，是砖头落地的声音，我知道那是在门外探听动静的戚宗，我的一位在大队供销社当革委会主任的叔伯哥哥，在向我示威。我故意提高嗓门说：

“明人不做暗事，有理就站出来嘛！霸占了我家三间门房开磨坊，还要无赖，说是别人夺走他家的房，真是不不要脸。告诉你说，土改时贫农团发的房照，还在我手里，